

開明少年叢書

麝牛抗敵記

董純才著





開明少年叢書

麝牛抗敵記

董純才著

開明書店



麕牛抗敵記

每冊售價人民幣 2,200 元 丙 (麕 7790)

著 者	董 純 才
出 版 者	開 明 書 店 (北京西總布胡同甲 50)
發 行 者	三聯·中華·商務·開明·聯營 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(北京絨線胡同 63—67 號)
印 刷 者	華 義 印 刷 廠 (北京東單開市口 30 號)

1989 年 10 月女生社初版

29 P 32 K

1951 年 3 月開明初版 (京 1—5000)

有著作權*不准翻印

目 錄

麝牛抗敵記·····	一
蜘蛛的生死·····	六
狐的智謀·····	三
畫眉的愛·····	三
海裏的一幕鬥爭·····	三
鳳蝶外傳·····	四〇

麝牛抗敵記

一片荒山。一羣麝牛。

這一羣是牛的堂兄弟。模樣兒跟牛差不多，不過是身體小些，毛很長，又柔軟，又鬆散，黃褐色。頭上有一對大角，角基部向下彎，上部尖，向上曲，像菱的角。

牛羣散佈在山腳下。有老的，有小的，有公的，有母的。有的臥在地上休息；有的在吃草；有的在遊蕩。

夜來了。它用黑暗的幕籠罩着大地。東山上掛起了一鉤新月，放出淡淡的光。麝牛們都躺下來睡覺了。

將近夜半的時光，遠處傳來了幾聲野獸的叫聲。

那隻雄壯的公牛，全羣的首領，醒了，豎起小耳朵聽。啊，是狼叫呢。得小心隄防着這兇橫的野心家。

叫聲聽來更高大了一些。全羣牛都驚醒了。大家都感到有點不自在。



麝牛

叫聲越來越近了。不是一隻狼的叫聲，是許多狼的叫聲。啊呀，狼羣進攻來了。

小牛們在發抖，老牛們也覺得大禍臨頭了。

怎麼辦呢？逃走吧？老牛固然跑得快，小牛難保

不給狼追捕着。媽媽們不願這樣做；爸爸們也一樣。

小牛們要是被殺，它們豈不是要絕種了嗎？

不逃，怎麼辦呢？

沒有別的路，只有抵抗。只有抵抗，纔是生路。

麝牛的祖宗遺傳給它們的那對角，原是給它們

作防身武器的。在自然界裏，弱小的動物常受強大的動物殘害。麝牛的祖宗正是因

爲身強力壯，又有角這種自衛的武器，所以纔能生存，沒有給自然淘汰。在用角自衛

的方式上，牛角要算是最成功的。

有的是強大的力氣；有的是堅銳的角；有的是廣大的羣衆。麝牛爲什麼不抵抗

呢？

抵抗。全羣一致都主張抵抗求生。

怎樣抵抗呢？個別跟狼戰鬥嗎？不行。狼成羣的攻來，個別戰鬥，小牛是沒有保障的。

個別戰鬥是容易失敗的。大家應該聯合起來，一面護衛着弱小的後代，一面抵禦敵人的攻擊。只有聯合抗戰，纔有勝利的希望。

那當首領的公牛，統率着全體公牛和母牛，先把小牛們集中在一塊，然後大家圍繞着這些兒孫們，一個緊挨着一個，排列成一個圓圈，一律頭朝外立着，低着頭，伸出角來。這樣的陣勢，不但能保衛着小牛，並且可以防止敵人攻擊後方。

陣勢佈好了，是一個「圓圈陣」，像鐵環般的強固。敵人要想攻破這鐵環似的圓圈陣，是不很容易的。

狼來了，是一大羣。見了麝牛的圓圈陣，狼羣也擺了個圓圈陣包圍着它。一隻隻的狼都張開渴血的口，露出銳利的牙齒，一面狂叫着，對牛示威。

羣牛都沈着的防禦着敵人的攻擊。它們準備敵人一攻上來，就用有力的頭和銳利的角給對方一個迎頭痛擊。

終於有些狼奮勇攻上來了。被攻的牛就用角一挑，或使勁用頭一擊，給敵人很重的創傷。狼敵不過，暫時退開來。

野心的狼，並不肯輕易退卻。一試不成，它們接着再試、三試……但是結果都歸失敗。

雙方就這麼對壘了許久。

東方天邊發白了。天快亮了。光明開始在驅逐黑暗。

狼羣看見麝牛既攻殺不了，而天已明亮，它們只好退回老窩去。

麝牛的抗戰勝利了。

是一個月明星稀的夜晚，忽然間一聲虎嘯，衝破了荒山的寂靜，驚醒了睡着的那羣麝牛。

殘暴的大敵攻來了。麝牛們立刻都爬起身來，準備抗戰。

不一會兒，一隻有黑柳條橫紋，黃褐色的猛虎在山邊出現了。它對着牛羣飛奔而來，往一隻母牛身上猛然一撲。

那母牛急忙一閃，避開了敵人的撲擊。同時，別的公牛和母牛連忙聚攏來，擺成一個圓圈陣勢，把敵人圍困在中心。不過這次的圓圈陣勢，跟對狼抗戰的圓圈陣剛剛相反，它們是屁股朝外，頭朝裏。

那老虎儘管張牙舞爪，東撲西衝，怎奈被困在這樣一個牛角林裏，處處都遇着尖角的抵抗，它是很難克服敵人的。那些牛在它前後左右，這個用銳利的尖角猛烈的觸它，那個用頭使勁的撞它，把它打得遍體創傷。

後來，老虎覺得自己招架不住了，若不趕快逃走，恐怕有性命的危險；於是它一聲怒吼，拚命一跳，總算衝出了重圍，逃跑了。

麝牛靠着羣衆的武力，又打退了一個兇橫殘暴的野心家。

蜘蛛的生死

園子東面牆邊兩棵槐樹中間，張掛着一面八卦形的蜘蛛網，滿綴着珍珠似的晶瑩的露珠，在初夏早晨的陽光裏閃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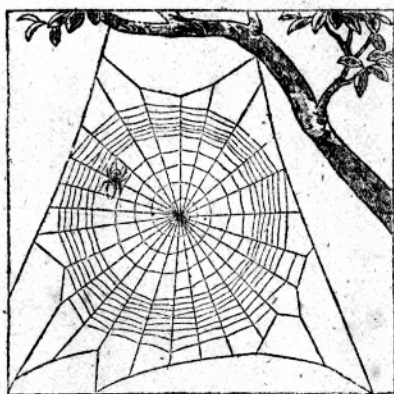
陽光漸漸熱了，露珠漸漸小了，到末了都完全消滅了，只留着蜘蛛昨天下午新織成的這面羅網，在和風中微微地盪動。

牆外不知從哪兒來了一個雙翅的昆蟲，冒冒失失地往園裏飛，剛巧一頭撞在這羅網上。

這魯莽的飛蟲，使勁振動翅膀，彈動身體，想掙脫這羅網。可恨的蜘蛛絲是那麼黏，它越是掙扎，越是被黏得牢。

當這飛蟲震動網的時候，網的主人蜘蛛，馬上就憑了它的電話線^①的震動，知道了網上發生的是什麼事。

它立刻從它的住處出發，沿着掛網的樹枝，跑到網上。



正在結網的蜘蛛

啊，原來落網的是個紅頭金蒼蠅。不錯，是

一樣很好的早點哩！

這樣一個小小的俘虜，是不必再加綑綁的。

它跑上前去，只用它的毒鉤②刺一下，那俘虜就麻木了。於是它把俘虜拖到網中心，吸食俘虜的血液。

血液吸完了，空的軀殼也就拋棄了。

蜘蛛仍舊坐在網中心，把八隻毛腿向四面

八方伸開。它在那兒守候第二個犧牲者。

這八隻腳的動物真聰明。它不必像獵人那樣東奔西跑，卻在飛蟲往來的地點，張

① 由網中心常有一根特別的絲牽到蜘蛛的住處，好像一根電話線似的。蜘蛛就靠這根絲的振

動，辨別網上的動靜。

② 蜘蛛口裏一對大顎的末端是一對毒鉤，鉤尖有細孔，能把鉤裏的毒液注射進俘虜或敵人的身體，使它麻醉，不能活動。

佈一面羅網，就可以坐着等別的動物自己來投網。

在槐樹前面不遠的薔薇花棚，滿開着粉紅色的花朵，引來了許多的蜜蜂和蝴蝶。蜂蝶們快活地由這花飛到那花。這個去，那個來。來訪這些嬌豔芬芳的花兒的客人，簡直是川流不息。

東牆外有一隻黃色的粉蝶，翩翩地飛來。它飛過了牆頭，卻不隄防一面網攔住去路，不等它退讓開來，翅膀已經黏在那可惡的蜘蛛網上了。

坐在網中心的蜘蛛，馬上趕到粉蝶身邊，用它那像梳子似的腳爪，抽出肚子末尾紡績器分泌出來的絲，用來細綁這落網者。

蜘蛛就把這俘虜的身體拖回到樹葉下面去慢慢享用。網上只遺留着一隻脫落的黃色前翅，隨風飄動。

在正午的時候，有一隻蜜蜂，在薔薇花上採了滿籃的花粉，就動身回家。

這蜜蜂的家，正在東面村子裏。它總是那麼愛走近路。它從薔薇棚上飛起身來，就一直向東牆兩棵槐樹那邊飛去，打算打那兒飛出園子，筆直飛回家。

蒼蠅和粉蝶遇難的事，它一點不知道。並且，它來的時候，本是打這條路來的（當

時它是打網高頭飛過的，所以它仍然打原路回去。

也不知是得意忘形了呢，還是別有原因，這蜜蜂一點沒有留心路上的障礙物，竟至不上不下，剛巧一頭撞着那可惡的羅網。

儘管它企圖鼓動翅膀，踢動六隻腳，搖擺身子，極力去掙脫羅網的束縛，可是都沒有效果。因為蜘蛛絲又堅韌，又黏，飛蟲一經給它黏住了，就很難擺脫的。

並且，那蜘蛛很快地趕到網上，用絲來把它網綁着了。

蜘蛛出來一看落網的是一員厲害的飛將，它的肚子末尾藏着一把毒劍——毒刺——是一樣可怕的武器。若不小心，給這毒劍刺一下，性命就很危險。蜘蛛知道來將不容易對付。可是像這樣一種美味，也決不肯輕易讓它逃走的。蜘蛛得趕快制服這傢伙。

蜘蛛一看見這蜜蜂，就一點不猶豫地趕上前去，極快地用腳把絲在蜜蜂身上繞了

○ 蜘蛛肚子末尾肛門周圍有三對突起，叫紡織器，裏面有絲液，從頂上細孔流出，一遇空氣就變成絲。

○ 蜜蜂的後腿上有個凹洞，是收集花粉用的，叫做花粉籃。

一道，立刻轉身就跑開，閃避來將的毒劍。過一會兒，它又跑上前去，再繞一道絲，連忙又閃避開來。

蜘蛛就這樣接着跑去繞了第三道，第四道……接連被幾道絲一網之後，那蜜蜂漸漸不就容易掙扎了。於是蜘蛛大膽走近俘虜的身邊，把絲一道又一道，密密的細縛在它身上。這時候，蜜蜂完全失去了掙扎的能力，只有吱吱的叫。

跟着蜘蛛用毒鉤咬了這俘虜一下，使它麻木得不能動彈；最後，就把它帶回住處，從從容容地享用這頓豐盛的午餐。

自己儘管是殺蟲活命，可是自己隨時也有被殺的危險。在周圍不是有許多敵人，像鳥類、姬蜂等，都在等機會來攻擊自己嗎？

蜘蛛明白這道理，所以不常公然在網上露面。可是它就是躲藏着，有時也會給敵人用計來陷害的。

這天下午兩三點鐘的時候，從園子西面柳樹上，飛出一隻蜾蠃，青黑的顏色，細細的腰，跟它的堂兄弟黃蜂有點相像。

這位尾上有毒刺的飛將，靜悄悄地對東面槐樹飛來，很快地鼓動翅膀，故意對着

蜘蛛網猛力一撞，立刻又飛開去。

那躲在樹葉下面的蜘蛛，覺得那電話線在震動，以為又是什麼飛蟲落網了。它連忙奔到網上。

誰知出來一看，什麼也沒有，仍舊只有那個黃色的粉蝶翅膀在網上盪動。

它正在驚異的時候，冷不防從上面突然撲下了螺贏這位飛將軍，極其敏捷地用腳抓着它就飛跑了。

這個倒運的蜘蛛被捕之後，就被帶到柳樹這邊來。起先蜘蛛還拚命掙扎想逃，後來給敵人的毒劍一刺，全身就麻木得不能活動了。它這不死不活的身體，連同敵人自己的卵，一齊被封裝在柳樹枝上一個泥做的瓶形巢裏。

結局，螺贏的卵孵化成幼蟲後，就吃這吃了許多蟲的蜘蛛長大。

狐的智謀

是一個月光皎潔的初夏的夜晚。小狐五兄弟，都趁着月色在洞外玩耍。

它們的洞，是在一處很少人到的山裏。洞旁是一座高峻的懸崖，崖上後方斜豎着一棵盤屈的古松，在岩石上投下它的陰影。洞前是一塊雜草亂生的平地。

小狐兄弟大致已經長得像爸爸媽媽了。蓬鬆的毛，赤黃的顏色，尖削的口吻，頭上豎着一對三角形的耳朵。

五兄弟在洞前草地上玩耍，好像五隻小狗一樣。老三和老四，在互相揪打。你輕輕地抓抓我的頸項，



狐

我輕輕地咬咬你的耳朵。

老大和老二，在玩着一條曬乾了的兔皮，一個啣着兔皮的一頭，互相對拉，好像兩個孩子拔河一樣。老五好像一個小丑，它繞着拔河的兩個哥哥瘋狂地跑了一圈，猛力對着兔皮中央一衝，把兩個哥哥都撞散開了。

隔一會兒，這個頑皮的小東西跑進洞裏，啣出一根漂亮的野雞尾羽，在四個哥哥面前神氣活現地擺來擺去。哥哥們看它這樣趾高氣揚，很不高興，就擁上前去搶這根羽毛。它啣着羽毛連忙逃走。

正在這當兒，它們的媽媽母狐在附近叫了兩聲。它們一聽這叫聲，知道是送晚餐來了。大家就跑到附近去找這食物。

近來五兄弟都知道媽媽再也不會把吃的東西送到它們面前了。她總是把食物藏在一處地方之後就走開了，要它們自己用鼻子去尋找出來吃。說是這樣做，可以使它們學會獨立謀生的本領哩。

前兩夜老四都沒有好好吃飽。每次總是等它找到食物的時候，哥哥們已經先到，吃去了一大半，它只吃到一些殘剩下的骨頭和肉渣。今夜，它一聽見媽媽的叫聲，馬